

要節省成本，只有在材料上着眼，可是這地區雨季時間特長，路面太壞，要節省材料，勢非花一番功夫不可，半年來大部份精力都用在如何節省配件、五金、輪胎、油料上面，頭髮也掉了不少，總算有點進步，希望再隔半年能向上峯交代我的成果，那才不爲「交大」丟人！

第四：便利旅客，一定要減少車輛拋錨，一個學機械的人來公路客運，如果辦成車輛到處拋錨，那真是一大諷刺，所以到任之初就注意及此，我對拋錨的看法，是無論中途停車時間久暫，只要不在車站停車就是拋錨，現在才做到五萬車公里拋錨一次，距離理想尙遠，非再努力才行。

第五：加強服務，一切爲旅客方便，這一點只有盡力而爲，要想做得理想，恐怕很困難，例如旅客最不满意女售票員那副「外婆奶奶」的面孔，如何將這副面孔改良成「空中小姐」的面孔？那真頗費週章，如果那位學長有獨到的訓練方法，我願執弟子禮

前來請教。

在這個死氣沉沉的小地方嘗試，這小小主管的滋味，真是辛苦備嘗，如果能做出成績來還有所寄托，否則真是啞子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，在這裡還有一個嚴重的威脅，那就是花蘇公路的雨季災害，在災害地點行車，多少

## 一夢三千里

沈繩一

### 一、戰時的上海

「人生如夢」，這四個字要我體會它的意思，似乎非經三十年的寒暑不可，有時午夜夢回，萬籟岑寂，覺得夢裏有許多事情好像是真的，有時世界上的事情，想想眞恍如春夢一樣，好不「趣」煞人也。

就像我入川求學的經過，翻山涉水，現在想想，不是一個夢是什麼？一路上驚險的遭遇，時間只有一二分鐘，空間只有一二呎的距離，略遲略早，或遠或

有幾分危險性，我已經從死亡邊緣掙扎回來，今後只有托各位老學長洪福，讓我再維持半年，到了明年，我想仍以回到臺北伏在辦公桌上做屬員爲上策，每月還可與同學在聯誼會上聚晤一次，多麼愉快！現在是可望而不可即，徒增羨慕之心而已！

近，均有嗚呼哀哉之機會。冥冥之中，似乎一切都已注定了。

話說民二十六年暑期，我回故鄉吳興，探望祭奠祖母的墳後，獨往莫干山一遊，等返回城裏，日人在北方的侵略已公開表露，時局日緊，及返吳淞商船學校，已在七、七事變以後，沿淞滬線各大學都已疏散，並駐有保安部隊，八一三滬戰發生後，船校遷極司非而路一幢小洋房繼續上課，對面一所大院子即是後來著名的七十六號，漢奸們的特務機關，上課不到二個多月，即宣佈停辦，一時同

學各尋出路，我曾經跑遍華商航業公司，毛遂自薦請求上船實習，所有費用自理，回答都是十分同情，實在無法容納。再設法請人介紹，鑽路子，結果除了答語較為客氣些外，上船實習還是不能。那時真所謂前途茫茫，不知如何是好？

是時上海「硬仗」打得非常出色。租界上的市民，一河之隔，看自己英勇部隊勇敢表現，情緒非常激昂，這是一個極奇特的現象，一面震天價響的炮火聲，一邊則是歌舞昇平，鼓樂喧天，戰場近在咫尺，安心地看炮戰，飛機俯衝投彈，甚至可以看到短兵相接的巷戰，完全實況，這是世界上一塊極為奇怪的土地，這塊土地上的青年人，都是想有所作為的，我在上船實習這個小小願望，不能達到後，就瞞了家裏報名參加一個戰地工作團體，那是上海市軍訓學生模範大隊，船校同學有李維生兄、桂林兄想加入報名已截止，還有一些女隊員

是在第四屆漕河涇受訓的（過去三期都沒有女隊員）她們來自一些聖瑪利亞，中西，宴麻氏的上海著名貴族教會女學校，倒是一些難可貴的中華兒女，她們雖受着洋化的教育，但她們內心裏還蘊藏着民族意識，到國家一旦需要時，都肯振臂而起。確實令人感佩！

隊本部在徐匯中學，後來又遷往光華大學體育館，後來又遷到一個放棺材的祠堂裏，我隊裏有電影明星關宏達，足球名將劉祖儒，真是包羅萬象，人才濟濟。國軍西撤後，隊部也隨之解散，我又回到上海，父親接長懷久女中（務本女校改組的）後又奉命赴漢，我閒在家裏，替新聞報藝海欄寫影評稿子以及翻譯一些電影的攝製經過掌故等，最忙時一天四場。積下一點錢來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是時在暨南大學借讀的商船同學，勸我到暨南去，我念了化學工程，因為志趣不合，加之一間亭子間大的教室擠了二十多個男女同學，連身子都轉不過，衙

上是小菜場，亂哄哄的，實驗又要到上海中學去借他們的實驗室，又是只上半天課，又要看醜惡的日本「皇軍」鬼相，這許多「又」字，把我窒息得心煩之至。

## 一、橫衝浙贛湘

桂黔

民廿八年上海各報登載重慶消息，政院已通過恢復商船學校，並已由教、交、海、三部籌備。真是天無絕人之路，心境不覺豁然開朗，即刻備辦應用衣物。準備動身，母親怕路上不安寧，父親不知答不答應，萬一有個三長兩短，父親面前不好交代。

我覺得走是一定要走的，原則決定，其他考慮，能設法解決的也就不考慮了，人應該有應付環境的技能，事情要樣樣考慮週到後再做，世界上就沒有「困難」——「奮鬥」這些名詞了。說來似乎不科學化，古人所謂精誠所致，金石為開。精神的力量，是無法拿數字來表達的。

剛巧祖武，菊後二兄來約同往，是時吳淞口日艦封鎖，進出口船隻檢查甚嚴，他們二位叫我先行探路，我定廿八年二月初搭棠魯輪先赴溫州，臨走前一天報告母親，來一個出其不意，以便動身，帶了一百五十元，我隨身還帶了許多證明文件，以便交通阻隔，無法入川時應用，正初兄時任棠魯輪二副，加之溫州航政局主任慎先生也搭船返溫，所以不能失此機會，以便日軍麻煩時，有個招呼，即在陰曆小年夜，離開上海，在十六舖上船時，即將證明書等不妥東西，有些貼在篋子板下面，有些索性付之一炬，安排好後上床蒙頭便睡。

事實上那裏睡得着？不自主地先摸摸自己的頭，我一向剃光頭，在滬戰爆發，嚴命蓄頭髮，變成西式頭，父親因我面貌粗獷，一如軍人，怕我鬧出事情來。船過吳淞，口時聽船在下錨，有一汽艇靠上，一時人聲嘈雜，我一百個不理，假裝睡着，有人進

入我的艙內，電筒四下一照，也就出去了，我不覺出了一身冷汗。到了溫州後，爲了這一番檢查，祖武兄會特地在上海爲了我算一個命呢！這一段小插曲說來，在我也是滿有趣味的。

### 三、拆字知平安

上面所談起的船到吳淞口被日艦檢查時，在上海發生一段誤會的插曲，頗饒趣味。

我離開上海那天，只有二艘船開出，另一艘船旅客中有四位華僑青年，他們是由南洋到祖國來求學，一到上海後發生戰事，就把求學費用悉數買了藥品到內地去，不料船在吳淞口爲日艦檢查人員查出，都被扣往軍艦，不知形踪，隔天上海各報登出了這個消息，祖武兄即到我家裏報告，我臨走未把船名告訴家裏，他們推測四個人中一定有一個是我，尤其是母親知我性情剛強，一定跟日本人衝突給他們捉去了一

個字，以求解決。拿出一個企業的「企」字，那拆字先生一看說道：企是希望，又把企字拆做人止二字，止者到也，你所望的人一定平安到了，他把這個情形告訴家裏放心，後來我的信也到上海，他們方才定心，說這位測字先生點道理。

原定我到溫州後，發信告訴途中情形汪任二兄離滬來溫會聚後出發入川，候了一個多星期，未見消息，在溫州碰遇二次日機空襲，我暫住在航政局內，每天清晨到公園中玩玩網球，並遊名勝仙岩及江心塔，本預備再去雁蕩山一遊，不料任汪二兄忽然駕到，只得作罷。

在溫搭了省府建設廳便車去永康，一路經麗水縉雲，沿途公路依山傍水，景色殊爲秀麗，到了永康，不料又出亂子。

### 四、夜遊方岩

我們搭的是一輛無蓬大卡車，裝有四盆蘭花，空的洋油桶，

蓄電瓶七八個。離開麗水後，司機搭載黃魚，幾無立錐之地，不知何人將洋油桶放在電瓶上，二極碰到，瓶內蓄電漏光，是時在內地極難買到，待至車到永康，

司機發現闖下禍事難于交差，不得不把事情推在客人身上，尤其是我們三個不出錢的學生，他橫眉豎眼，其勢汹汹，唬得幾位黃牛客，噤若寒蟬，他要我們全體攤派賠償，我們原想搭便車省幾個車錢，現在出錢，又是冤枉錢，我不願出，我說你把收下的黃魚錢拿出去來不是完了嗎？當然他是不會拿出來的，他要我們派個代表，到陪他一起方岩建設廳去。我就跟他去，看他如何說法？任兄怕我一人，途中恐有不利，我料司機也不敢，我告訴他們明天上午一定回永康，否則你們趕緊報警察局。是時浙江省政府疏散在方岩辦公。

大卡車就只有我同司機二人風馳電掣，在夕陽西下時，到達方岩。一路上我不得不提心弔膽，

因為離亂之世，人心叵測，有些事情往往會出乎意料的，現在總算到達，放下半顆心，還有半顆心在跳呢。

會見負責人後，即表明學生身份，說明經過情形，並提醒此種電瓶漏電，可先碰二極看是否有火花，如有火花爆出，可以充電，費用並不貴，一定要賠償我路費尙嫌不夠，結果負責人看事已如此，也心裏知道是司機搭黃牛闖下的禍，也就不了了之。

事情解決已是晚上八時左右，我選了一個旅館住下，洗了一個澡，精神一振，遊興大發，乘月色皎潔，乃夜遊方岩。

方岩離永康東北約二十公里，為浙東名勝，昔時朱子講學所在，還有一個名聞全浙的胡公廟，春秋二季，有遠自安徽、江西、福建而來的朝山進香的香客，可見感人之深，相傳太平天國時，胡公曾在岩洞中隱藏民衆，一面當太平軍滋擾，因而活者無算，稱胡公大帝，香火綿延不絕。

我沿崎嶇小道拾級而上，放眼一看，有五個奇突的山峯，圍成一個山谷，名雞鳴，覆釜，桃花，瀑布，固厚，映在月光底下，岩石上只有一顆奇大松樹，就好像掛在月亮底下，我正出神地望這顆松樹，忽地上傳來一聲鐘聲，遠遠傳來，又從耳邊輕輕飄過，跟山路邊的泉水淙淙聲，互相呼應。

到胡公廟，這座廟完全築在岩洞裏，踏進廟門，又是一記鐘聲，我趁長明燈下一些豆綠火光，看胡公木刻像，柳鬚龍袍，相貌光大，遠看廟門外，一片烏黑，我坐在蒲團上，心如止水。

## 五、金華遇險

隔日搭車返永康轉金華。

金華，由于戰時，杭、嘉、湖一帶人民、相率避難于此，白天群赴鄉下，躲避警報，晚上，街上熙熙攘攘，市面極為繁榮，尤其令我驚奇的，街上擺湖州粽子攤的特別多，白天總是空襲

，百姓就帶了粽子，作爲乾糧。粽子本來是祭屈原大詩人的禮品，在現代則作爲避轟炸的乾糧，變化有如此者。

塵裝甫罷，即去鐵路局，局長好像是金先生，非常客氣，同情我們，又因爲同是交通部直屬機關，給我三張二等免票，他並說聯運車到桂林，前三天開出最後一班車了，以後怕沒有了。因爲日軍進攻南昌，東鄉以西地區，情形極爲混亂，路軌已斷，任汪二兄主張回滬轉港，由粵漢路跑，我是不吃回頭草，在緊要關頭，我提議大家不勉強，我繼續前進，禍福尙不得而知，你們自己決定。當夜在旅社中，商量不定，澈夜未眠。

隔日一早，我先搭車探路，如可以通，即知會任汪二兄，否則回金華後再說。車上秩序混亂，過樟樹潭，忽聞機車頭尖銳地叫了三聲，脫離列車，往前直衝

，旅客紛紛從車上逃下狂奔，我看天空有三顆小黑點，越來越大

，情知不妙，上面已有格格機槍聲了。

## 榮盛居——苦兒飯店

臥·北·

在上期友聲裡，讀到葉學長乃偉「回憶校門二、三事」一篇文章，內中提到了「一位張夥計，曾在校中包廚，後來又在太僕寺街開了一個飯館，對他的手藝頗爲稱讚，就是把他的名字同小飯舖的招牌忘了，茲代爲考據如下：

這位張夥計，姓張名榮，北平本地人，他後來在太僕寺街開的一個小飯館，叫做「榮盛居」，事實上並沒有掛招牌，飯館的

生意很好，爲交大平院同學與平大法學院同學最喜歡光臨的地方，因爲他尅苦成家，又沒有掛牌子，同學都稱它做「苦兒飯店」。這個飯店拿手的飯菜，除去葉學長介紹的酸辣湯木樨炒飯之外，同學最稱讚的還有：炒餅，潤餅，熇餅等，真可謂價廉物美，現在想起來，還是齒有餘香，回味不盡似的！

爬

山

· 萬 琮 ·

差不多九個年頭而一年一度的臺灣光復節，已是轉瞬間混過去了。本年十月廿五日又輪到這個日子，湊巧頭一天又是星期的

週末；我們有了兩天假期的休息，決不再讓它像往年似的很輕易地渡過去！一定要找到一個比較適意的地方去旅行；一定要和那